

巴山顶上看星星

黄开林

陕渝界岭大巴山,古称南山老林。到了分水岭,虽然有树、有藤、有石,更多的是连绵不绝的草色。也许岭上风硬、土薄,树扎不牢根,就给草让出一片天,一方用武之地。

草是山的羽毛,有了草,山格外秀美有神韵。刮大风时,山就扭动,心跳加快跳起草裙舞。最让人舒心惬意的是,都市最燥热难耐季节,可以在草地上面露宿过夜,裹着厚厚的羽绒服享受夏日的清凉。这时候一仰头,觉得星空就是天上的羽毛,准确地说,是孔雀开屏。虽然是黑白的,却是那么耀眼,那么神秘莫测而又不可思议。在这里,才真正感觉出远山长天的辽阔与富足,守住心灵的澄澈,活得通透而情趣恣肆。

这里的草个性张扬,凭心性而长,依存泥土但并不依附于地,一棵一莛奋力伸展,脖子尽可能地伸长,仿佛要呼风唤雨、傲视苍穹。虽也开花,并不扎堆,而是你开你的,我开我的,自由着天性,看似杂乱无章,实是缤纷有序。不是闲花野草,而是疾风知道的劲草。野草不野,组团亮相,把集体智慧发挥到极致。偶尔也撒点野,却不乱来,该守时守时,该列

队时排队,不分亲疏,不问血统,一律和睦相处。闲花不闲,还挺忙碌的,此谢彼开,不以无人而不盛开。

我们住的是帐篷酒店,夜幕降临,天矮草隐,风吹草低未见牛羊,却有帐篷和蒙古包散落,灯火闪烁,路灯如流萤,像彗星落地摇曳出从未有过的斑斓。布帘一拉,就是私密小屋,打开就是透明橱窗,空气中弥漫着丝丝凉意。有人敲门,出门四下打望,空无一人,不用多想,肯定是风在喊我们快些出来看星星。披着浴巾,端着热茶,在露水平台仰望星空,天空谦逊得把身躯压低了再压低。

姿态放低,有人高看。银河一片璀璨,虽色彩单一,却清澈如水,华而有实。海拔高一丈,就是不一样。天和地很近,仿佛头顶着天了,就顶天立地了,伸手就能抓到星星,捧在手心抚摸;纵身一跃,就可以跳进银河洗澡,让自己也成为星星,尽管不怎么明亮,不会有人在意的。

细瞧,苍穹深不见底,漆黑如墨,一块有,一块无,疏密有致,大小不一,衬托着光的斑点格外明亮,像情侣的眼眸那样纯洁、深情,一眨不眨。无论星大星小,每一颗都很明亮,由近到远,从头至尾,都有智慧之光在悄无声息地散发,宇宙的浩瀚无垠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认知。

离离草原,耿耿星河,一望何止千年,简直是海枯石烂,二者的对视多么让人羡慕,而又无法读懂。这是天庭施放的神秘礼花,是神河源的灯光反射在天幕之上的特殊水印,如此盛大的绚烂,再好的文笔也写不出这样的深邃。

星星之火可以燎原,星星之河可以如诗如梦,华灿一片。

记不起多久未看星星了,其实星星一直都在,只是我们少了观看的心情。看星星需要闲心,得有孩子一样的童心。

有个词叫披星戴月,有

句话叫盼星星盼月亮,说明星星和月亮分不开。相比月亮,我更喜欢漫天星光。月黑风就高,月朗星就稀,而星星总是越黑越多,越多越亮,还会让我想到“芸芸众生”“芳草萋萋”这样的词语。即使最明亮的星,也有着谦逊低调的气质,它们好像根本没有与谁争辉的意识。星星闪着温柔平和之光,我的心境也是温柔平和的。那样的时刻,我会有一种与宇宙星辰对话的感觉,整个人的心境也变得阔达而清宁。

人应该与日月星辰、山河草木多交流,因为它们能够让你还原最本真的自己,让你感觉到自己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,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

哲学家康德说:“世界上有两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:一件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标准;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。”能与道德相提并论,这是多高的肯定啊!在群山之巅仰望星空,感觉就是不一样。还追什么星,这儿就有星的河流,到处都是明星。

回到帐篷里,倒头便睡,盖着厚厚的棉被,枕着星光入眠,连梦都是亮闪闪、清爽爽的。

古时候的人们由于缺乏口腔保健的有效方法,且时有肠胃消化不良之疾,以致引发口臭。而如何去除口臭,老祖宗在实践中得出口衔丁香除臭的经验。丁香有两个品种,木樨科丁香为灌木或小乔木观赏花卉,而桃金娘科丁香才是中药,即被今人调侃为古代的“口香糖”。

东汉恒帝年间,有个叫刁存的人口臭很厉害。每当他在皇帝面前汇报工作时,皇帝都要皱眉头捂鼻子,非常难受地后仰着避让。有一天,皇帝赐给他一样东西,命他含在嘴里。他不知何物,一开始以为是为自己口臭、皇帝赐他去死的毒药,但也不得不含在嘴里。退朝回家后,有同僚来访,感觉此事稀奇,便让他把那东西吐出。他吐出来时,有一股浓郁的芳香散发开来,口臭也没有了。原来这东西就是桃金娘科的丁香。

唐代宫廷诗人宋之问,人长得仪表堂堂,诗文也做得出类拔萃,可武则天却一直对他不冷不热。他又不甘心被冷落,于是,有一天他写了一首诗献给武则天,专门来恭维武则天。武则天读后也只是一笑置之。后来,武则天对身边的人说:“宋卿哪方面都不错,就是口臭让人难以忍受。”从此,宋之问就经常口含丁香,以解其臭。

除了上述段子,药用丁香能除口臭之功效,在一些典籍中也是有记载的。《梦溪笔谈》记载:“三省故事郎官口含鸡舌香,欲奏其事,对答其气芬芳。”《孔氏谈苑》也说,唐朝三省六部的官员们去见皇帝,嘴里都要含上一枚鸡舌香,把自己的口臭去了。白居易有诗云:“对秉鹅毛笔,俱含鸡舌香。”据考证,这些所谓的“鸡舌香”,就是药用的丁香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引述唐代医学家陈藏器的解释说,“鸡舌香与丁香同种,花实丛生,其中心最大者为鸡舌……故名”。

明之后,口含丁香以避口臭在上等人中已成风尚,至于文人雅士以丁香相赠,更是常礼。早在三国时,就有以丁香相赠的典故,《三曹集》里有一封曹操写的《与诸葛亮书》,有这样一句:“今奉鸡舌香五斤,以表微意。”



有段时间,我着迷于观察水池中各种形状的水滴。

有的像一朵云;有的是女人秀美的侧脸;有的像一条蓬蓬裙;有的则像瓶瓶罐罐——水滴做成的瓶瓶罐罐,里面盛着水滴……

水滴是流动的,所以形状也在不停变化。刚才那条蓬蓬裙,一会儿就变成了一支铅笔;女人秀美的侧脸,又变成了一轮皎洁的满月。

流动的水滴,记录的也许是时间的形状。无形、不可触摸、时刻控制着我们又缄默不语的时间,在小小的水滴里,显现了它瞬间的面容。鲁迅在《死火》中曾遗憾于此:“当我幼小的时候,本就爱看快舰激起的浪花,洪炉喷出的烈焰。不但爱看,还想看清。可惜他们都息息变幻,永无定形。虽然凝视又凝视,总不留下怎样一定的迹象。”

也许,他试图凝视与定格的,不是浪花或烈焰,而是时间。遗憾让他创造出“死火”这一非人间所有的幻影,如仙境般令人着迷,又无处可寻:

水滴

周毓之

“有炎炎的形,但毫不摇动,全体冰结,像珊瑚枝;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,疑这才从火宅中出,所以枯焦。这样,映在冰的四壁,而且互相反映,化为无量数影,使这冰谷,成红珊瑚色。”

但如果是“死水”,则一片沉寂,了无生机与新意。水滴则无疑是“活水”,一滴一滴,滴在时间里,滴在我寂寞的午后、漫长的深夜、早早醒来的黎明,如同思念的人那低低的细语,如同幼年时外婆那轻轻地触摸,如同贝多芬《月光奏鸣曲》的第一乐章,澄澈透明,如同空中那轮明月,具有永恒的、超越性的美。

如果我问一个孩子,今天你的时间是什么样子的?他(她)也许懒得用语言描述,干脆拿一张纸画给我看。波浪形、锯齿形、直线形、螺旋上升……或者干脆画一团乱麻给我。

而我会滴几滴水在纸上,让那些黑色的线条逐渐洒开,洒开,告诉他(她),这就是时间的样子。

放纵之祸

安频

《三国志》记载张飞“雄壮威猛”,被时人赞为“万人敌”。他善待

士大夫群体,却轻视持戈卒伍之士。因此刘备多次告诫他:“你随意运用刑法,又常常鞭打将士,还把这些人安排在身边,这样做会给你招来灾难的。”张飞从不将刘备的话放在心上。几年后,刘备征伐东吴,张飞准备率领一万人马,从阆中出兵赶赴江州与刘备会合。发兵前,张飞的帐下部将张达、范强(这两人曾被张飞鞭打)一起杀了张飞,并割下他的首级,顺江而下投奔孙权。

再看当下,不少年轻人经常一言不合就动手,闹到最后两败俱伤。归根到底,还是不能控制情绪,遇事想到的只是“出气”“出头”,从不想后果以及如何收拾残局,从不想家里人的担忧与为难,以及可能承担的风险。

这其实都是放任了人性的弱点,只求一时的快意恩仇。从长期看,这种快意很快会转化成巨大的悔恨与痛苦。我们要用合理的方式化解负面情绪,用正规的渠道解决面临的冲突与矛盾。如此一来,社会上会少些戾气,多些祥和,人与人相处也会越来越和谐。

我逛过不少知名老街,发现一个现象:游客中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。

老而不朽

周牧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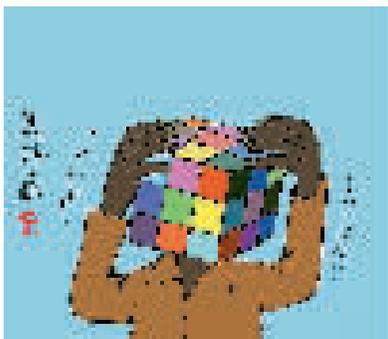
我觉得原因在于,“老”是有魅力的,散发出一种神奇的吸引力:它是当下所罕见的,是令人着迷的,是让人

想去一探究竟的。不仅是老街,老建筑、老物件、老风格、老味道、老故事……都会让人产生好奇感和怀旧感,想走近感受探知一番。过去的老,成了如今年轻人眼中的新。

重组

朱森林

许多人在重组自己的偏见时,还以为自己在思考。



唱机唱片与灌音

温暖

早在1877年,爱迪生发明了一种录音装置。第二年,爱迪生成立了公司,开始制造留声机。到了1887年,旅美德国人伯利纳发明了圆形唱片及平板式留声机。清光绪末年,外国人已经将唱机、唱片带到了中国上海、天津、广州等口岸城市,在一些洋行发售。老晋隆、乌利文、哥伦比亚等外商公司接踵向我国听众推销,于是广告来了。

在1905年2月间的上海《时报》上,有英商以“普天下第一等”为题宣传他们的“新式顶响唱戏机器”。当时的

电唱机以美国胜利公司的“坐狗”、英国留声机公司的“仙孩”、哥伦比亚唱机公司的“马蹄”等品牌货为主。值得一提的是,唱机与唱片的出现使京剧原声真迹得以保存,悄然改变着戏迷的休闲生活。

1908年,法国商人拉宾萨在上海创办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,以“百倍东山丝竹,代传南北歌词”为宗旨。最初,百代公司经销进口唱



1916年9月的《申报》上说:“留声机器,双面戏片,诸色音调,一律齐备,唱句真确,毫无虚伪,金刚钻针,不需更换,机匣华丽,物美价廉。”百代产品很快走俏大江南北。辛亥革命以后,百代、胜利、高亨、开明、大中华、新月、孔雀等几十家唱片公司陆续发展,他们仍不遗余力推销唱机、唱片。值得一提的是,1917年百代公司在上海徐家汇建成新厂,雄鸡牌粗纹唱片面市,中国最早的唱片生产厂由此诞生。

唱机、唱片、灌音商业竞争起!有的公司声称“比别家之货加响十倍”,有的标榜“世界上无双之佳品”,还有

的推出了个性化服务,如1932年10月中国灌音公司说,花钱少许就可灌录自己声音。

文艺作品是时代生活的折射,通俗小说作家周瘦鹃曾在《留声机片》中讲述不免伤情的故事:一个男青年苦苦爱恋着一上海妹,但鸳鸯难成双。情所困,心凄凉,男青年只身远赴一处名叫“恨岛”的地方,欲为情而终,临终前的他依旧难忘红颜知己,请朋友帮他录制了一张唱片,记录真情告白……后来,那女子每天用留声机听着他的熟悉声音,浓浓的爱随着泪一滴滴融入了唱片的密纹里,她也郁郁而去。

星期文库

闲情雅玩老物件之五